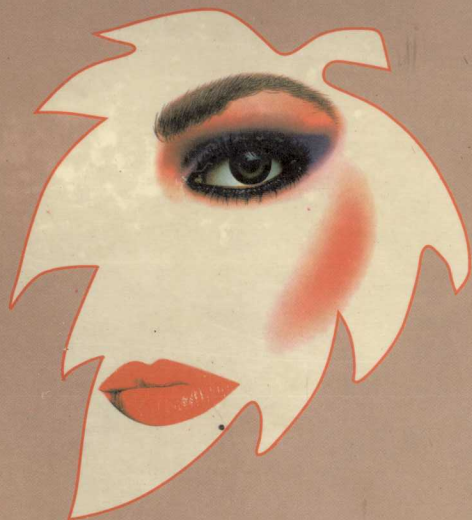


黄耘子 主编

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精粹

離合悲歡一杯酒



华龄出版社

9927871

I 246.7
/

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精粹

<122>

離合悲歡一杯酒

黄耘子 主编



22162914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华龄出版社

(京)新登字 068 号

责任编辑:孙 涛

离合悲欢一杯酒/黄耘子主编. -北京:华龄出版社,1996.1

(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精粹) ISBN 7-80082-715-1

I. 离… II. 黄… III. 言情小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7.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0207 号

(中国现代性爱小说精粹)

离合悲欢一杯酒

主 编:黄耘子

出 版:华龄出版社

(北京西四大红罗厂街乙3号)

发 行: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邮电印刷厂

规 格:850×1168mm

开 本:大 32 开

出版日期:1996 年 1 月第一版

印刷日期:199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1—8000

字 数:418 千字

印 张:18.75

若有倒装、缺页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ISBN 7-80082-715-1/I·118

定价:22.80 元

目 录

一个情妇的日记	庐 隐	1
海滨故人	庐 隐	18
归雁	庐 隐	168
离合悲欢一杯酒	程瞻庐	151
到莫斯科去	胡也频	164
光明在我们前面	胡也频	243
春痕	徐志摩	368
两姊妹	徐志摩	380
肉艳的巴黎	徐志摩	386
“浓得化不开。”（新加坡）	徐志摩	393
“浓得化不开”之二（香港）	徐志摩	398
瑯女士	徐志摩	402
流亡	洪灵菲	415

一个情妇的日记

九月三日

早晨我在那间公事房里碰见他——唉，当时我用着极甜密的心情低声唤着仲谦——他的名字，当然他是不曾听见，并且所有的人都不会听见，因为他们都若无其事的招呼我。

今天他身上穿了一件银灰色的夹衣，洁白而清秀的面庞发出奕奕的神采，静默的伏在案上写一些什么报告。他见我走了进去，抬头向我招呼了一下，那双深到世界上测数器也不能探到底的眼睛——那里面有神秘、有爱情、有生命——虽只轻轻地向我身上投来，但是我是被它所眩惑了。一股热烈的压迫的情绪从心底升上来，我几乎发昏，只好靠在一张椅背上，我才勉强支住我的身体。

我找到一份报纸，正想找些谈话的机会，但他们都象是忙得很，匆匆的写，忙忙的看。后来仲谦又被一个电话叫了去，我送他到了大门口，想同他谈两句，可是我的心跳得太厉害，话竟不能即刻吐出，于是时间这残酷的东西，在它不停息的转动中那可爱的仲谦的身影已在电车上了。我只得叹口气，怨我的命运不济，闷闷回到宿舍去。

我是住在一所两楼两底的亭子间。这间屋子，前面对着一堵高楼，窗子朝北开，西风阵阵吹进来，由不得使我发生一种秋未到先飘零的叹息。——况且今天我心绪是这样颓唐，走进屋，我

便倒在床上，我希望仲谦到我的梦里来，哪一天我能睡在他的怀抱里，就是死也觉得甜蜜的。

傍晚时，我从床上被一阵乌鸦的啼声所惊醒。起来，揉着眼看见桌上放着一封信，连忙拆开来看，原来是瑞玲寄给我的，她邀我今晚到她到里谈谈。

昨天才从箱里拿出来的夹大衣，这时正好穿，我换了一件淡绿色的夹袍，披上大衣，在黄昏的光影中出了家门。在路上我看见一个男人，他的后影活象仲谦，我连忙加紧脚步，赶到面前，仔细一看，原来是个陌生人，这真叫我脸红，我连忙跳上一部电车躲开了。

在瑞玲那里吃过夜饭，她很恳切的问我道：“你所爱的究竟是哪一个？”

我说：“你猜猜看。”

她猜了好几个……但都不是，因为这几个人里没有仲谦，瑞玲因为猜不着，她要想知道的心更切，她叫我暗示她一些，我的心正在跳，我恨不得就把那美丽的悦耳的仲谦两个字送到她耳壳里去，可是我终于怕羞只这样隐隐约约的说“……他是一个又漂亮又潇洒的男人，而且他的品格，好象苍翠的松柏、明朗的秋月。我爱他，深切的爱他。但是他已经结了婚，而且他同太太的感情又很好！”

“哦！我晓得了，”瑞玲这样叫着拍了我的肩膀一下，“美娟你的眼光果然不错，他可以算得是一个又蕴藉又有胆识的男子……”

“你别在故意的套我，究竟是哪一个？”我这样逼着瑞玲问。她只笑嘻嘻的不作声，我到底不相信她真猜得对，便又说道：“我想你一定猜不着，不然你为什么不说出名字来。”

“你不要激我，就算我猜不着罢！”她假作生气的说

我知道她的脾气是越激越僵，便连忙柔声下气的哀求道：“玲

姊姊，别生气罢！你告诉我是哪个，……我还有别的要紧话同你商量咧！”

“来，我告诉你罢，仲谦，是不是？”瑞玲含笑说。

唉，这是多么美丽的字眼呢，仲谦——我含着深醇的笑向她点头。

在灯影下我把我对仲谦热烈的爱慕，全向瑞玲表白了。瑞玲说：“仲谦恐怕还不知道呢！”这当然是对的，不过知道不知道，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我是一个方在青春的少女，天赋给我热烈的情绪，而我向任何人身上倾注那是我的自由，他有没有反应那也是另外的问题……不过我同时也极希望他给我个热烈的反应。

九月七日

今天我下决心，要给仲谦写信，虽然我们天天都有见面的机会，不过却少谈话的机会。他太忙，件件事都须他的斟酌。唉，他是个多么多才多艺的人哟，——还不只他的样子可爱呢！

清晨起来，我就把昨夜买来的漂亮信纸，铺在桌上，——那是一张紫罗兰色的洋信笺。我拿了一杆自来水笔，斟酌了很久，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他好，……我想写“先生”可是太客气了，写名字又太不客气了。我想我还是来个没头脑罢。唉，一张纸一张纸的被我撕了团了，我还是不曾把信写好。想来我是太没有艺术天才了，所以我写不出我内心的热情。……可是天知道越写不出，我内心的燃烧越猛烈。我几次抛了笔要去找仲谦，我不顾一切，将他紧紧的抱在怀里。我吻他无论什么地方，我要使密吻如雨点般的落在他的颈子上，脸上，口角上。唉，我发狂了。我放下纸笔，我跑到门外，我整个的心集注在这上面。

命运真会播弄人，偏偏仲谦又出去了。我坐在他的办公处整整等了三个钟头，他始终没有来，我只好丧气的回家了。我打算

写一首受情的歌赞颂他，想了一个下半天只有两句：“为了爱，我的灵魂永远成为你的罪囚；服贴的，幽静的跪在你的面前！”

我往屉子里抽出一小张浅红色的信笺，把这两句话写在上面，同时把一卷人家寄给仲谦的报纸，收在一起，预备明天早晨送给他去，一切布置妥贴了。我静静的倒在床上，这时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小小的房间里已充满了黑暗，但我不愿拧亮电灯，只闭着眼，悄悄的在织起那美丽的幻梦：恍惚间仲谦已站在我的面前，我连忙起来，握紧他的手，“呀，仲谦！”我用力的扑了前去，忽然我的臂部感到痛疼，连忙定神，原来是一个梦！屋子里除了黑暗一无所有。难道仲谦是躲在这暗影里吗？有了这一念，我不能不跳起来开亮了电灯，一阵强烈的光，把所有的幻梦打破了。只见一间摆着一些简陋的家具的小屋子冷清、寒伦的环境，包围着一个怀人的少女。唉，真无聊呀！”

九月八日

我已经把那张纸条送给了仲谦。不晓得他看了有什么感想？我希望他回我一封信。因此我一整天都不曾出去。我怕送信来时，没有人接收。但是一直等到傍晚，还是一无消息。这多么使我心焦！……我正披上大衣，预备到他住处去找他，忽然听见有人在敲我的房门。

“哪一个？请进来！”我高声应着。果然眼看门打开了，原来是友愚，一个中年的男子，是我们党的同志。我不知道他来干什么，想来总是关于党工作的交涉吧？我拖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香烟盒来，一面拿香烟，一面说道，“你这两天精神似乎不很好罢！”

“没有什么呀！”我有些脸红了，因为他同仲谦是好朋友，莫非他已知道我的秘密吗？我向他脸上一望时，更使我不安，他满

脸踌躇的神色弄得我的心禁不住怦怦的跳动。

“你有什么事情吗？”我到底忍不住向他问了。

“不错，是有一点事情，不过我要预先声明，我对于你的为人一切都很谅解，我今天要来和你谈谈，也正因为我是谅解你才敢来；所以，一切的话都是很真诚的，也希望你不要拿我当外人。大家从长计议！”

他的这一套话，更使我不知所措了，我觉得我的喉咙有些发哽，我的声音有些发颤。我仅仅低低的应了一声：“是！”

友愚燃着烟，又沉吟了半晌才说道：“今天我看见仲谦，他心里很感激你对他的情意。不过呢，他家里已经有太太，而且他们夫妇间的感情也很好。同时他又是我们党的领袖，当然他不愿意如一般人一样实行那变形的一妻一妾制。这不但是对你不起，也对于他的夫人不起。所以他的意思希望你另外找一个志同道合的爱人。”

“当然，这些事情我早就知道，不过我在这世界始终只爱他一个人。我并不希望他和太太离婚，也不希望他和我结婚。命运老早是这样排定了，难道我还不明白吗？但是，友愚，他要谅解我，也许这是孽缘。我自从见了他以后，我就是热烈的敬他爱他，到现在我自己已经把自己织在情网里。除非我离开这个世界，我是无法摆脱的。”

我这样真诚的说出了我的心，友愚似乎是未曾料到，他张着惊奇的眼望着我，停了很久他才沉着的说道：“自然人是有感情的动物，有时要被感情的权威所压服，也是很自然的。不过同时人也是有理智的动物，我总希望你能用冷静的理智，压下那热烈的感情，因为你也是很有识的女子，自然很明白事理……”

友愚的话，难道我不晓得是极冠冕堂皇吗？我当时说不出什么来，当他走后我便伏在床上痛哭了。唉，从今天起。我要由感情的囚牢里解放我自己。

九月十五日

算了，我在这世界上真受够了蹂躏：几天以来，我似乎被人从高山巅推到深渊里去，那里自有同伴，没有希望，没有生命，我要这躯壳何用？

不知什么时候，我是被几个朋友，从街心把我扶了回来，难道我真受了伤吗？我抬起两只手看过，没有一点伤的痕迹。两只腿，前胸后背头脸我都细细检察过。总而言之，全身肉还是一样的好，那末我怎么会睡在街心呢？……我想了很久似乎有点记得了，当我从仲谦的办公室出来时，我心里忽然呼一阵发迷，大约就是那样躺下了吧？我想到这里，抬眼看见坐在我面前的瑞玲，她皱紧着眉头，露出非常不安的神色望着我：“美娟，现在清醒了吧！唉，怎么会弄到这地步！”我握住瑞玲的手，眼里禁不住滴下泪来，我哽咽着说：“玲姊，我刚才怎么会睡在街心的呵！我自己一点都不清楚，不知我究竟……”

“唉！美娟你真太痴了，不知你心里怎样地受熬煎呢！大家从仲谦那里走出来时，原是好好的，忽然呼的一声响，回头见你昏厥在地上，后来文天把你抬到车上时，你便大声的叫仲谦，这真把我吓坏了。”

瑞玲的话，使我又羞愧又悲伤，唉，我恨不得立刻死去，——我是这样一个热情的固执的女孩儿，我爱了他，我永远只爱他，在我这一生里，我只追求这一件事，一切的困苦羞辱！我愿服贴的爱，我只要能占有他，——心和身，我便粉身碎骨都情愿。

瑞玲陪着我，到夜晚她才回去，临走时她还劝我解脱。……但是天知道，在人间只有这一个至宝——热烈的甚至疯狂的爱，假使我能解脱它，就什么也都可解脱了，换句话说我的生命也可不要了。

九月二十日

我对于仲谦的苦恋，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了。许多人在讥笑我，在批评我，也有许多人巴巴的跑到我家里，苦苦的劝我——恶意好意我一概不能接受，除非仲谦死了，我不在这人间去追求他，不然什么话都是白说——一个孩子要想吃一块糖，他越得不到越希望得厉害，我正是一样的情形，人间所有伟大的事业，除了爱的培养永无成功的希望，——我将在仲谦爱的怀抱筑起人类幸福之塔，瑞玲骂我执迷不悟，我情愿忍受。上帝保佑我，并给我最大的勇气吧！

今晚我决定去找仲谦。

九月二十一日

昨夜我坐在仲谦的身旁，虽然他是那样矜持，但是当我将温软的身躯，投向他怀里时，我偷眼望他有一种不平常的眼波在洋溢着。他不会象别的男人一样鲁莽，然而他是静默地在忍受爱情的宰割。……

夜色已经很深了，他镇静的对我说：“美娟，我的生命是另有所寄托，爱情是无法维系我的。我们永远是个好朋友吧！……而且我不愿因一时的冲动，不负责任地破坏一个处女的贞操。”

“呀！这真是奇迹！”我不等他说完，便这样叫起来！

“什么奇迹？”他莫明其妙地望着我。

“我告诉你吧！仲谦！在这世界上，你竟能碰到一个以爱情为生命的女儿，她情愿牺牲一切应有的权利，不要你对她负什么责任，她此生作你一个忠心的情妇……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话虽是这样说，但我仍希望你稍为冷静些，不要为一时情感

所眩惑！”

“不，绝不是一时的情感，你知道你在我心头，整整供养了三年了，起初我是极力的克制着，缄默着，但是有什么益处呢？只把我的生趣消沉了，一切的希望摧毁了，我想能救我的只有这一条路！”

唉，我多么骄傲呀！当我拥抱着仲谦时，我的心花怒放了，我的眼睛看见世界最美丽最调和的颜色；我的耳朵听出最神秘最和平的歌声。宇宙的一切，在这霎那间都变了颜色，正如春神来到人间时，那样的温和灿烂。

十月五日

我现在逃出苦闷的漩涡了，我快乐，我得意，我已占有了我所认人间至宝的仲谦。虽然我是失却了处女的尊严，和一个公开妻子的种种的权利，但这又算什么呢！只要我是追求到我深心所爱慕的东西，我便是人间最幸福的人了。

昨夜，我把一朵白玫瑰花放在枕边，因为那花是仲谦买给我的，同时它的颜色，它的清香，处处都可以象征我的情人的风度性格，所以我吻着温馨的花瓣，走进甜蜜的梦乡中了。

十月六日

我从醒来后，只是望着小玻璃窗外的天空出神——真的！我有时不相信多缺陷的人间，竟有这样使人如愿惬意的事情。因此我常怀疑这仅仅也是一个梦。于是我努力的揉着我惺松的睡眼，再细看看我温柔的手腕，那上面确然还留有仲谦颈上的香泽。呵，这明切的事实，使我狂喜。我悄悄的轻吻着那臂上的香泽，我的心是急切的搏动着呢。

从床上爬起来，一缕艳丽的阳光正射到我的脸上。秋天的晴空真是又明净又爽快，我从衣架上，拿下新做的淡绿色的夹衣着好，薄薄地施了一些脂粉，站在那面菱花镜前，我有些微醉了。——尤其是我想到仲谦那一双明隼的眼波时，我是痴软了，呆呆的倚在床栏旁。忽然一声呜呜的汽笛响，到门口就停住了。这是谁呢？我连忙跑到窗前去望，呵！我的心更跳得厉害了，我顾不得换拖鞋。连忙下楼去迎接我的情人——仲谦——同时我觉得他特特的坐了汽车来，有些忐忑不定的心情。他见我迎下楼来，似乎有些惊奇的“呵”了一声，“你不曾出去吗？”他低声的问。

“不曾，但是你若不来，我就要去看你了。”

我们一面说着话已经上了楼。当他坐下时，他忽然低下头沉默起来，我接近他，坐在他的椅靠上。我的嘴唇不知不觉落在他的头发上，他似乎已经觉得了，抬起头来向我一笑道：“你爱我吗？”

“你还不明白吗？我简直不知道怎样说才好，这世界上的几个字几句话无论如何不能表示我对于你热烈的心情的！”

“我是明白的，不过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接受你这样纯挚的爱，……”

当然我知道仲谦他是深爱着他的妻的，现在仲谦不能以整个的身心属于我，那不是仲谦的错，也许在他的妻看来，我还是破坏他们美满家庭的罪人呢。但是这是理智告诉我的，我的感情呢，唉，我的心是感着酸哽，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被上帝赋予感情的人，而我的感情又是专为仲谦而有的，什么道德法律，对于我又有什么关系！

仲谦见我发呆的不说一句话，他伸手握住我说：“美娟！你想些什么？”

“不想什么。”

“不想什么，顶好，美娟，我接到家里信说母亲近来身体多病，要我回去看看，所以我今晚就乘船回去了！”

“哦！你就要回去吗？……什么时候来呢？”

“那就说不定了，不过至迟一年我仍要出来的，你知道我是把生命交付给国家和主义的，只要我母亲略略健旺我就回来的。”

唉，相思债未清，别离味又尝，这刹那间我的心是被万把利箭所戳伤，但是我又不能阻止他不去，我除了一双泪眼望着他离开我，我还有什么办法。

……

十月七日

仲谦昨夜果然走了，我曾亲自送他上船。当我看见黄浦滩的大自鸣钟指到十二点钟时，仲谦又再三催我回去，我俯在船栏上看那滚滚江流，我渺小的眼泪是连续地滴在那上面。这虽是渺小的离人的一滴泪，然而我痴心想着，它能伴我的情郎回到他的家乡，不久它又把他送到我的怀抱里来。

“再会罢！美娟！望你为党国努力，自己多多保重。”仲谦送我下扶梯，这时电车已经停止开驰，这热闹的黄浦滩虽然还是灯火明耀，但是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我踽踽凉凉地穿过马路，才雇了一辆黄包车回到家里来。这时我真如同做了一个梦，我不相信前夜睡在我怀抱里的仲谦今天已经在长江轮上，这时船大约已出了浦江罢！我的心一直是凄酸的，我不明白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纠纷的局面，我为什么一定要爱他……我也想解脱，但这只是骗人的把戏，今天能解脱，当初就不至于作茧自缚了。爱情真是太神秘了。

十月八日

天公故意戏弄人，这两天阴雨连绵，一点点，一丝丝敲在心

上，滴在心上，都仿佛是离人眼中的泪珠儿呢。我懒恹恹不想起床，也不想吃东西，早晨文天来找我去开会，我推病辞却了。唉，象我这种心情，什么事负担得起？一床薄罗被压在身上，都有些禁不起呢。

中午勉强起来，吃了一块面包，和一杯牛奶。我想给仲谦写信，摊开信笺更觉得心头乱如麻，但是我想除了写信给仲谦更无法消遣这苦闷的日子了。最后我的信是写好了，录如下：

亲爱的仲谦：

江头话别，回来时冷月照孤影，泪眼望江湖，这心情真是难写难描，但觉世界太荒凉，人生如浮鸥，这刹那间没有雄心壮志，只有病的身，负了伤的心，在人间苦挣扎罢了。

计程你现在已过了武汉，再有两天就可以到家了，遥想令尊堂倚门含笑欢迎你这远路归来的爱子，是如何的神圣而甜蜜呢！至于你的爱妻，……我想她一定是更热烈的欢迎你，为你整理甫卸的行装，问你客中的景况，唉，仲谦，这时节你也许要想到我，不过那只是如昙花的一现——一个情妇在你心头究竟是占有什么地位呢！……唉，仲谦，我很伤心，我太偏狭，你爱你的爱妻是应当的，我不应向你挑拨，而且她又是一个旧式女子，我更应当同情她。仲谦你诚心诚意的爱她吧，不要为了我在你俩之间稍有云翳。我祈祷上帝，给你们美满的生活，正如秋月照临的夜，又幽默，又清静！

你的美娟

我信是写完了，但是我心头依然是梗塞着，当然我是有不可告人的贪心！我不能想象我的爱人，是被抱在别一个女子的怀抱里，——那真是侮辱——不，简直是一种死刑——唉，最后我只有伏在枕上流泪了。

十月十五日

仲谦到家了，他今天有一封信来，他写着：

美娟：

一到家我就接到你的来信，我对于你只有惭愧，……但是我不愿骗你，我的妻的确太爱我，那样真纯温柔地为我伏侍着堂上两老，爱抚膝下子女，而对于我连年在外东飘西泊，也毫无怨言憾意，美娟，你想这样的女子，我怎忍离弃她——可是我不离弃她又觉对你不住，你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你有纯真的热情，伟大的前途，只为了我这微小的人，你牺牲了名誉地位和法律上的权利，我又怎对得住你，所以美娟，我希望在我离开你的这一年中，你能为事业而解脱，另外找一个知心的伴侣，共同过幸福的生活，这是我朝夕所祈祷的，美娟，你接受了我的忠悃之言吧！

仲谦实在是个好人，他不是自私自利、虚伪的男人，他劝我何尝不是好话，但是他哪里晓得，他的忠诚坦白，更使我不能放下他，我爱他的风度，爱他的人格，爱他的忠实，总而言之除了世上还有一个仲谦，也许可以改变我的心，不然这一生，我无论受何苦难，也难从我的心坎中把仲谦赶掉。上帝啊！给我最大的勇气，在人间——浅薄的人间，辟一条光明的神奇的道路，人们只知在定见下讨日子过，我只尊重我的自我，完成我理想中的爱的伟大。

今天我的心情比较爽快，我把心坎中的纠纷，用一把至情的利箭斩断了，从此以后我只极力的为我理想的爱情作培养的功夫，人间毁誉与我何事？

十月二十日

唉，我自信不是一个俗人，我有浪漫诗人那种奔放的热情，我也有他们那种不合实际的幻想，我要冲破人间固执的藩篱，安置我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上。——这是我一向的自信，但是惭愧呵，……昨夜文天来，他坐在冷月的光影里，更显得他严肃面容的可怕，好象他是负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使命来向我劝告，他一双装满理智，带有残刻意味，深沉的眼，是那样不放松地盯着我，同时他的语调是那样沉重，他说，“美娟！你现在应当觉悟，你同仲谦的关系，不能再延长下去，这不但对于你不利，尤其是对于仲谦不利。许多平日和他意见不对的人，正纷纷讥弹着他同你的恋爱……”

他的话，象是一座冰山——满是尖峻的冰山，从半天空坠压在我的头上、心上，我除了咬紧牙关，不使那颤抖发出声来，而我的两手抽搐着，这样矜持了许久，我到底让深伏心底的愤怒，由我的言语里发泄出来了。——当然我不能哭，我把泪滴咽到肚子里去，我急促的说：“怎么，我连恋爱的自由都没有吗？……仲谦爱了我，便是不道德，卑贱吗？”

“美娟，不是这么说，并没有谁干涉你的恋爱，除了仲谦，你爱任何人都可以。”他还是那么固执的、冷刻的往下说。

“怎么，仲谦就不能爱吧？”我愤然地驳他。

“可是，美娟，你应当了解仲谦的地位，他是一党的领袖，他的一举一动，是被万人所注意的，这种浪漫的行为，只有文学家诗人作作，……在他就不能，不信，你只要打听打听那一些党员的论调，就知道并不是我凭空捏造黑白了。”文天的眼光慢慢投向暗隅里去。我自然了解他对我说并不完全是恶意，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同是一个人，为了地位便会生出这许多的区别来，我只得